

論《紅樓夢》中疾病意象的文學功能

張惠思 謝雨珊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內容摘要：

疾病是人類社會常見的生存經驗之一，也是藝術領域，包括文學、繪畫、音樂等經常涉及的主題。文學中的疾病主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對現實生活中客觀疾病的描繪與書寫，二是具有象徵、隱喻等社會文化方面的多重意義，也就是一種文學的審美手段和敘事策略。《紅樓夢》中對疾病的描寫豐富多彩，疾病話語和疾病續寫精彩絕倫令人嘆服，本文書寫《紅樓夢》中典型的疾病案例，結合疾病詩學的批評觀念，對其進行文學功能的剖析。

关键词：

《紅樓夢》，疾病，文學功能

壹、前言

《紅樓夢》作為封建社會末期的一部文學作品，裏面有大量的疾病描寫，包括男性疾病、女性疾病、小兒病、老人病等，涉及的醫藥知識共290多處，5萬餘字，使用醫學術語161條，描寫病例114中，中醫病案13個，方劑45個，中藥125種，西藥3種，¹這在此前的文學作品中是罕見的，也很難簡單的理解為一種文學作品對生活的再現。文學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紅樓夢》的疾病不僅是生理上的病症，還包括人的心理與思想，這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說情節的推動，賴以生存的環境的優劣，人物集體命運得發展都有其不可忽視的作用。

貳、疾病意象的人物塑造功能

《紅樓夢》在文學藝術上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塑造了諸多有血有肉有特點又無一雷同的人物形象，而作為核心人物的林黛玉、薛寶釵和賈寶玉，都有其自身特定的疾病。他們的病因、病種，以及疾病對他們人生的影響，他們自身對疾病的態度，都是不相同的，這樣就塑造了他們不同的身世、性格、思想等。我們從疾病的起源，展現的形式，造成的結果，來分析林黛玉、薛寶釵、賈寶玉三人的人物形象與人物命運。

林黛玉的疾病源於自身，展現形式是從心理和生理兩方面表現出來，黛玉之美，就是文人推崇的“病美人”之美。在男權社會裏，女性就是以“柔弱”為美，《女誡》雲：“陰陽殊性，男女異性。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第三回描寫黛玉之美：“兩鬢似蹙非蹙胃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

¹ 段振離：《醫說紅樓·前言》，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2頁。

較比幹多一竅，病如戲子勝三分。”²這使黛玉的形象躍然於紙上，一是病弱之美，疾病造成了她的弱，這種弱表現在是形體上和心靈上，疾病造成了她身體上的瘦弱，似弱柳扶風，惹人憐愛；二是心理方面，常年的身體之病，讓她對未接的感受異常敏感，常把外界的變化和自身的命運相聯系，引起心理和情感上的波動，如黛玉葬花，葬的落花，傷憐的是自身，這種心靈上的“病態”早就了她敏感的性格，多疑的思想，憂鬱的氣質，使她顯得與眾不同，成為了病態美的典範。疾病成為了林黛玉形象塑造的核心，也成為了她在男權社會生存下去的武器，因為這種病態之美，她讓賈寶玉對他的小性子、小脾氣無限包容，對她的身體、飲食起居無時無刻的牽掛，讓長輩、朋友都對她憐愛有加，也是她成為了大觀園內的靈魂人物。他是作者理想女性的代表，是作品中作者最喜愛的人物形象。

薛寶釵的疾病多源自外界，雖說是胎裏帶來的熱毒，但是發作起來並不覺得怎麼樣，不過喘嗽些，從描述來看，並不是什麼大病，但是它的治療藥方卻極為複雜繁瑣，需“大動干戈”才能製成，且“冷香丸”的藥名和藥方都顯得意味深長。作品中描寫的薛寶釵是一種美麗、健康的人物形象，但是偏偏有這一種無關痛癢的病，這種病與其說是生理上的，不如說它是心理上的。脂批做了提示：“凡心偶熾，是以孽火攻心。”“凡心”即為“凡人之心”，“偶熾”——偶然擁有熾熱的欲望，在這裏，這種病，凡人都會有，只是“孽火攻心”可以理解為薛寶釵的心裏可能對某種欲望比較執著。薛寶釵在出生的時候，可能也擁有少女的熱情以及思想行為的自由意識，但是這種對多元自由生活的熱情與熱愛在封建社會的女性身上並不見得是一種美好的品質，可能是一種毒瘤與病態，必須將它壓制住，壓制的過程是繁瑣苦澀的，如冷香丸的配方與服用方法。要把這種對生活的熱情變成大家閨秀處事不驚的淡然，把對思想自由、生活自由的價值觀轉化為當時主流的價值觀——功名利祿

² 【清】曹雪芹、高鹗著：《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與賢妻良母。薛寶釵的人物形象滿足了男性社會對女性生理和社會層面的需求，薛寶釵身上的病則是她的“自我”人格形成過程當中“本我”的吶喊。

賈寶玉的病症是源自“情”——他在乎的人，特別是林黛玉。他的思想自幼與別人不同，患的病症也異於常人——“有時似傻如狂”。在第三十二回，賈寶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病因所在，他向林黛玉說到：“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兒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病在這裏，又不敢告訴別人，只好掩著。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的好呢。”³賈寶玉的病皆是因性格裏的“深情”所致。

回目	病因	病症	病果
第十三回	秦可卿去世	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忍不住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急火攻心，血不歸經。）	不用忙，不相干。
第五十七回	紫鵲試玉： 誑寶玉林黛玉要回蘇州	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來，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著；倒了茶來，他便吃茶。	知道黛玉不回家鄉，好了。
第七十回	尤三姐自刎，柳湘蓮出家，尤二姐吞金自殺，柳五兒生病	情色若癡，語言常亂，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	逗他頑笑，轉好。

³ 【清】曹雪芹、高鹗著：《紅樓夢》第三十六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第七十九回	憐香菱、抄檢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	沒精打采，魘魔驚怖，種種不寧，懶進飲食，身體作熱。	一月之後，方才漸漸痊癒。
-------	-------------------------	---------------------------	--------------

賈寶玉的“深情”帶有一種魏晉風流——“當為情死”的灑脫與任性，生命在“情”面前尚不足惜，更何況因“情”而病，所以無論與他親近之人，或是認知之人，甚至是大自然，他都是由衷的憐惜，用情至深，所以一旦遭逢厄運的摧殘，寶玉都為之一哭，為之一病，疾病把賈寶玉“多情”公子的人物形象，表達得入木三分。正所謂：“情最難久，故多情人必至寡情；性自有常，故任性人終不失天性。”通過對他們的疾病的刻畫，把三個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合情合理地躍然於紙上，這是疾病在《紅樓夢》中對文學形象的塑造。

一、疾病意象的情節推動功能

在《紅樓夢》中，有的疾病、治病、藥用大篇幅描寫，如林黛玉之病，賈寶玉治病以及薛寶釵的藥——冷香丸，但是有的疾病卻是一筆帶過，但是因病卻大大的推動了情節的進展。

如第二十一回，寫道鳳姐之女大姐病了，見喜，即痘疹，只用了了兩百餘字，就寫明了得了什麼病，請醫、問藥、治療措施，但是由痘疹雙線推動了全書的情節發展。一是明線，寫賈璉離了鳳姐便要去尋事，把賈璉好色的本性，躍然於紙上——內懼嬌妻，外懼變童，得美人忘情忘性。再說由此引出了第二個情節平兒幫賈璉收拾在外的衣服鋪蓋，發現一縷青絲，平兒深知賈璉與鳳姐的為人、脾氣、秉性，於是把頭發收起來，上演了一出“俏平兒軟語救賈璉”。二是暗線，“誰知”二字，突出大姐病在大家意料之外，大夫語：“病雖險，卻順，到還不妨。預

備桑蟲豬尾要緊。”⁴結合巧姐的讖謠來說：“勢敗休雲貴，家亡莫論親。偶因濟劉氏，巧得遇恩人。”命運雖險，卻順，到還不妨，“桑蟲豬尾”據藥理記載，並不能治療痘疹，預備就是為祭祀或其他用途，這裏提到，一是風俗，二是隱喻巧姐日後的農家生活，正與巧姐的圖讖荒郊野店，一美人在那裏紡績。所以巧姐之病，在這裏有兩個功能，一是推動情節的發展，由巧姐之病引出，賈璉與“多姑娘”的情事，平兒救賈璉等情節，二是隱喻了巧姐的命運，讓後期巧姐的命運安排，即在意料之外，細想又在情理之中。小病大用，讓人嘆服。

第五十五回，鳳姐小月後，逞強料理家中之事，又添了下紅之症，鳳姐之病引出了賈探春、李紈、薛寶釵協理榮國府的一系列事情。首先著筆寫出了探春、李紈、寶釵各自的才能性格，處事方式與態度，讓這三位人物形象與性格更加飽滿。其次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情節，如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去世，探春案例給二十兩銀子，遭趙姨娘辱罵；探春機敏，發現了賈府裏面巧立名目，浪費了銀錢，便革除了這份弊端，並且發現院子的生錢之道，為入不敷出的賈府緩解了經濟壓力；三是寶釵在探春革新院子的政策上，又添了許多妥帖的細節，照顧到了方方面面的人物，給他們小惠，全了大體等情節。由鳳姐之病，把鳳姐隱在情節之後，把李紈、探春、寶釵推到的明線上，推動了情節的發展，足見作者謀篇佈局之巧。

再如第五十九回，湘雲犯了杏斑癩，問寶釵要可治病的薔薇硝，寶釵的沒有了，讓鶯兒去黛玉處取，這裏特地提到了蕊官想黛玉那裏的藕官了，遂要求一同前往，通過與藕官的连接，承接上文的情節，第五十八回中藕官燒紙，被乾娘夏婆發現制止，遇寶玉袒護，夏婆心中記恨，寶玉問其燒紙原因，藕官讓去問芳官，從而引出芳官洗頭，乾娘何婆讓自己的親生女兒春燕先洗，惹芳官不悅，怒懟何婆，被何婆打，恰巧遇寶玉過來找芳官，寶玉再次偏袒芳官，何婆心中記恨，何婆與夏婆恰又

⁴ 【清】曹雪芹、高鹗著：《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52頁。

是親姐妹，這裏不僅用藕官一同取藥的這一情節，承接了上文藕官燒紙和芳官洗頭的兩個情節，還為夏婆、何婆的怨恨、不滿埋下了暗線，同時還開啟了下文的一系列情節。在去黛玉住所拿薔薇硝的途中，鶯兒和蕊官采了花草編了花籃，在拿完薔薇硝回去的途中，攜藕官一起，又邊走，邊扯花草，編花籃，被他姑娘發現，後何婆也來了，不便將氣撒在寶釵的丫頭身上，便打自己的女兒春燕出氣，春燕尋求襲人庇護，何婆被襲人麝月罵，矛盾加深。在第六十回中，提到蕊官這邊多了一包薔薇硝，想送給芳官，托春燕送去，在春燕送給芳官之時，恰巧被賈環看見，賈環討要，芳官不舍，便拿了一包茉莉粉贈與賈環，賈環將其送給彩雲，發現是假的薔薇硝，趙姨娘不依不饒，於是又惹出一出“趙姨娘大鬧怡紅院”……每每讀自此處，都對曹公的以小見大，和緊密的情節控制能力嘆服不已，在這裏湘雲的杏斑癩不僅有情節推動功能，還為《紅樓夢》中的情節埋下了一條暗線，趙姨娘大鬧怡紅院後，探春出場平亂，這各方利益的撕扯，特別是將探春自身的利益也裹挾其中，讓她很為難，最終無事生非的趙姨娘，造謠生事的夏婆等人，恃寵而驕芳官等人都沒有受到相應的處理，這樣一來，趙姨娘會繼續生事，夏婆等人懷恨在心，芳官等人的行為會愈加猖狂，在無疑為賈府以後的烏煙瘴氣埋下了伏筆。

二、疾病意象的意象隱喻功能

這裏的環境渲染，主要指的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紅樓夢》內的文學環境進行烘托，另一個是指對《紅樓夢》外的社會環境，《紅樓夢》這部文學作品帶有的隱喻指示性。

在《紅樓夢》中疾病不僅僅是我們醫學意義上的生理或者心理疾病，而是構成《紅樓夢》悲劇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提到：“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⁵裏面就揭示出，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命運裏所固有的，而不是某種偶然的故事，《紅樓夢》中大部分有象徵意義的疾病，大都是從胎裏

⁵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頁。

帶來的，在命運的初始階段，固有且無法擺脫。疾病在榮寧二府中都隨處可見，它貫穿於整部《紅樓夢》，瀰漫著潰散和衰亡的氛圍。《紅樓夢》中第一次正面描寫疾病造成的死亡，在第十二回和第十三回，賈瑞和秦可卿之死。

賈瑞之病一半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在寒冬臘月天，鳳姐對其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在加之爺爺賈代儒對他的責罰和從小對他的精神管控，導致了賈瑞病倒，但就外部原因造成的病症而言，並不足以致命，真正要他性命的是思想雷根深蒂固的“邪思妄動之症”，使其成為了難以救治的“冤業之症”，最後跛腳道士送來了“風月寶鑒”讓其治病，只讓他照反面，反面是包括賈瑞在內的人不喜面對的骷髏圖案，不讓他照正面，他卻偏偏經不住誘惑照了，照了裏面就是更大的誘惑，他的執念鳳姐，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一次又一次的看向正面，直至精盡而亡。賈瑞的死亡是人類對欲望難以控制的結果，欲望又是在人類生命之始自帶的本能，這裏有一個重要的隱喻，賈瑞之病，病在對欲望的過度放縱，賈瑞，假瑞也，就整個賈府而言，百年的安逸已使得子孫們對自己的欲望言行不加以控制，賈瑞之病，乃賈府之病。這裏還出現了一劑重要的藥方——風月寶鑒，在“甲戌本”楔子裏談到《紅樓夢》一書名字的嬗變時，提到東魯孔梅溪又給予《風月寶鑒》之名，⁶可見“風月寶鑒”於《紅樓夢》而言的重要性，要麼能說明內容，要麼能闡述思想，要麼能引人深思？才有可能作為一本小說的題目，筆者認為這裏可取引人深思之妙用。這麼重要的風月寶鑒，在《紅樓夢》的前八十回中，就只這一次正面亮相，所以賈瑞之死，不得不引人深思。賈瑞若能節制自己的欲望，遵從醫囑，那麼他的病也是能好的，但是他非但不聽從醫囑，還放縱自己的欲望，即便是有神仙法器，神仙下凡也難救，賈府也是如此，貴族子弟們荒淫享樂，仗勢欺人，早有人，諸如清醒的秦可卿、元春、探春，焦大，甚至已經去世的榮寧二公，都一遍一遍的警示賈府的

⁶ 《紅樓夢》甲戌本楔子。

當權者，賈府命數將近，如果不收斂自己的欲望，繼續縱情享樂，貪污弄權，不聽警醒之言，也必將走向“死亡”的命運，“風月寶鑒”就是治療病入膏肓的賈府的藥方，只要能恪遵醫囑，多看到烈火烹油、鮮花錦簇背後賈府骷髏一般醜惡的黑暗面，賈府還是有機會將死回生，可惜賈府沉迷於風月寶鑒正面的“誘惑”，最終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動和自身內部原因走向了潰亡。

緊接著第十三回是秦可卿之死，關於秦可卿的死因，各家眾說紛紜，探佚也層出不窮，這裏僅以《紅樓夢》書中對秦可卿的病死文本做文本分析。秦可卿在《紅樓夢》中獨具匠心的一位人物，也是“金陵十二正釵”畫冊中最後一位，十二釵中第一位去世的重要人物，且在第五回中化身“兼美”的仙子，引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她應該是作者苦心塑造的一個重要的隱喻。劉心武先生有很多關於秦可卿專門的研究，把其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隱喻”，這裏筆者另闢蹊徑，認為作者既然最終選擇了秦可卿的死因是病死，那麼這裏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隱喻。首先看秦可卿的病症，如賈瑞一樣，並非是不治之症，名醫張友士明確指出：“這病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夜裏睡的著覺，那時又添二分拿手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痊癒了。”⁷而且她擁有比賈瑞更好的醫療條件，從第十回的文本可看出，寧府為秦可卿的病可謂是傾盡心力，請能請到的最好的名醫，吃最好的藥，用最好的態度來照顧她，這已經是病人治病最好的外部條件了，但是她的病症卻纏綿、反復，最終在這年冬天就突然去世。在第十一回中，詳寫了鳳姐探病，那是這年九月，鳳姐對她多加勸慰，但是秦氏對自己的病症似乎很自知，對王熙鳳說到：“任憑是神仙也罷，治得病治不得命。嬖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⁸在這一系列的病程，治療，言語和死亡時間都讓人深思。最後秦可卿去世前給王熙鳳的托夢，更是體現了

⁷ 【清】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76頁。

⁸ 【清】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80頁。

她得預見性，在第十三回中提到，她已經向王熙鳳說明了賈府必將衰落得未來，並為其指明了兩條退路，還預示了元春封妃的盛況不過是轉瞬即逝，希望大家能“各自需尋各自門”，夢驚醒，而秦氏亡，說明秦可卿的疾病與死亡同賈府的衰敗與滅亡構成了某種隱喻關係。秦氏之病，可治卻走向了病死，這是命，賈府的“病”也是本可以醫治又無法醫治，最終得走向滅亡，這隱喻了賈府的命運。她的屬於十二釵之一，她的優渥的醫療條件和死亡的結局與十二釵的整體命運，構成了某種命運性的隱喻，這是十二釵悲劇的肇始，也是“紅樓夢”悲劇的兆示。

叁、結語

在《紅樓夢》中，疾病隨處可見，無論是人之病，賈家之病，社會之病，而在如此沉重的閱讀中，我們竟感覺到了這部作品的青春性，美麗的身軀，溫情的詩意，高貴的精神讓弱之美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便是文本中疾病的詩學。《紅樓夢》中大量的疾病隱喻描寫，把文學回歸於身體，構成了結構性的疾病隱喻，即“文學是人學”。疾病在《紅樓夢》中的貫穿始終，體現了曹雪芹對文本創作的文學想像和文化想像，這便是疾病意象最令人嘆服的功能性的體現。

参考书目

【清】傅山：《傅山全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段振離：《醫說紅樓》，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汪佩琴：《〈紅樓〉醫話》，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臺北：東大圖書，2003。

蘇珊·桑塔格著，陳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一粟：《〈紅樓夢〉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白先勇：《白先勇細說〈紅樓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詹丹：〈相數·人體語言學和紅樓夢中的肖像描寫〉，收入《紅樓夢餘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上海：東華大學，2003。

晉海學：《清末小說疾病敘事的形態、特徵與結構》，復旦學報，2018(6)。

陳晨：《論〈紅樓夢〉中的女性身體書寫》，紅樓夢學刊，2019（6）。

馬濤：《熱毒·冷藥·雪中高士——釋、道哲學光照下的冷香丸及其文化寓意》，紅樓夢學刊，2019(1)。

錢宇：《〈紅樓夢〉疾病書寫研究》，揚州大學畢業論文〈碩〉，2021。

陳麒如：《〈紅樓夢〉情志病書寫研究》，汕頭大學畢業論文〈碩〉，2018。

李丹丹：《身份·性別·敘事——文化詩學視域中的《紅樓夢》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畢業論文〈博〉，2018。

張惠思、謝雨珊，論《紅樓夢》中疾病意象的文學功能